Art Research Letters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603-60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6.154081

Hans汉斯

唐代装饰美学影响下中式餐饮空间装饰设计研究

高　楚，翁　萌

西安美术学院建筑环境艺术系，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6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1日

摘　要

本文通过研究历史文献与图像资料，多角度解读唐代室内装饰，梳理其美学蕴含的核心特质及对现代中式餐饮空间装饰的指导作用。针对当前唐代装饰风格在中式餐饮空间应用中的问题，本文提出涵盖“文化解码－意象提取－原则确立－现代转化”四个步骤的转译操作框架，为中式餐饮空间装饰的当代性与历史文脉设计转译表达提供新视角与方法。

关键词

唐代装饰美学，室内装饰设计，中式餐饮空间，设计转译

Research on Chinese Catering Space Decoration Desig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ang Dynasty Decoration Aesthetics

Chu Gao, Meng Weng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al and Environmental Art, Xi’an Academy of Fine Arts, Xi’an Shaanxi

Received: October 6, 2026; accepted: October 28,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1, 2026

Abstract

By study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image materials, 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interior decorat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orts out the core characteristics contained in its aesthetics as well as its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decorative design of modern Chinese-style catering space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ang Dynasty decorative styles

文章引用: 高楚, 翁萌. 唐代装饰美学影响下中式餐饮空间装饰设计研究[J].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603-608.
DOI: 10.12677/arl.2026.154081

in Chinese catering spac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ranslation framework consisting of four procedures: cultural decoding, image extraction, principle formulation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methodology for the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and historical context translation of decorative design in Chinese catering spaces.

Keywords

Tang Dynasty Decorative Aesthetics, Interior Decoration Design, Chinese-Style Catering Space, Design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唐代装饰美学的当代价值与中式餐饮空间设计困境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背景下，当代中式餐饮空间设计在追寻文化身份认的同时，常陷入风格混乱或元素堆砌的困境，难以形成深层系统的空间表[1]。唐代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其艺术与设计彰显开放包容、雄浑大气的创新精神，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灵感。然而，当前设计界对其室内装饰体系的系统挖掘及现代转译仍存在不足。

就研究现状而言，现有成果多集中于唐代家具、织物或纹样的分类与考证(如熊隽[2]、杜璎[3]等)，在室内装饰的整体性美学研究方面，戎莉、朱凯丽等学者虽已涉足空间营造与屏具应用，但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较少深入探讨装饰美学向当代设计转化的方法论问题。在实践领域，虽有大量以唐代为灵感的餐饮空间设计涌现，但设计决策与历史依据之间常缺乏系统性的逻辑关联，存在“形式附会”或“元素拼贴”的倾向。

本文挖掘唐代室内装饰美学精髓，并非简单复古，而是探寻一条可操作的文化转译路径，推动中式餐饮空间设计走向更具深度与历史厚度的现代表达。

2. 唐代装饰美学多层解读

为构建清晰的研究框架，本文突破传统按材质或类型罗列的方式，从“形”“意”“境”三个维度，对唐代室内装饰进行整体性分析。这一框架既涵盖装饰的物质形态与视觉表现，也延伸至空间氛围营造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涵，在形式、感知与意义层面建立连贯研究脉络，为后续现代转译提供清晰理论依据与阐释结构。

2.1. 形——装饰艺术的物质载体及其视觉特征

唐代室内装饰的“形”是其美学最直观的物质呈现，构成空间体验的视觉与触觉基础。建筑结构上，木构框架以朱红为底，辅以青、蓝、白等色彩绘制纹样，转折处用冷色形成鲜明对比、增强立体感，实现雕镂与彩绘的完美融合。围合空间的界面装饰中，地面形式多样，常见花砖铺地，以中心统一纹样、四周点缀异砖为特色[4]；另有石质铺地，石板雕刻兼具防滑与装饰功能；贵族场所还会使用地毯或地衣。墙面延续“白壁丹楹”传统，以素白为主。天花装饰最为精美，分为质朴的平闇、彩绘雕刻的平綦，以及最高等级、常饰垂莲或明镜的藻井，整体注重疏密有度、适当留白。

室内陈设兼具雄浑博大、线条圆润、华丽精巧的特质。唐代正处于低坐向高坐的过渡阶段，低型与高型家具并存，造型多宽博厚重、结构稳固。坐卧具追求稳定简练，新兴月牙凳以优美弧线腿足为特色，

案几桌椅等常以腿足间的“壶门”轮廓为标志性装饰。受外来文化影响，家具涂装和装饰所需的宝石等材料多从中亚、西亚进口，装饰技法也与中亚壁画制作方法相近[5]。室内织物是营造富丽氛围的关键，分为丝、麻、棉、毛四类，纹样丰腴华美，题材涵盖动物纹、植物纹、几何纹、花鸟纹等，唐人尤爱牡丹；纹样组织多样、构图繁复、色彩浓烈，善用纯色对比，装饰性极强。器物造型趋于浑圆饱满，陶瓷器多模仿植物瓜果形态，金属器如铜镜创制出菱花形、葵花形等样式，纹饰浮雕感强。唐代陈设品种类丰富，既有实用器物，也有奇石、香囊、棋盘等观赏性陈设，其精巧造型与构思，既彰显屋主人的审美格调，也承载着精神愉悦与艺术追求[6]。

唐代室内装饰的“形”形成恢弘华丽、饱满融合的视觉体系，彰显了特定时代条件下的审美取向。视觉上以高饱和色彩为主、金银点缀；造型宽博丰满，兼具秩序与活力；工艺融合雕刻、彩绘等多种技法。这一风格既体现唐代审美与工艺水平，也是社会繁盛、文化开放的载体，彰显“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特质。

2.2. 境——空间秩序的营造与多感体验

《唐六典·工部》记载“凡宫室之制，辨其方位，以正君臣之位”，礼制精神贯穿唐代室内空间营造始终。唐代室内空间之“境”，呈现出庄重有序又灵活流动的整体情境，深深植根于唐代礼制文化、建筑规划与日常生活方式。宏观格局上，空间严格遵循轴线对称与递进序列原则，宿白曾指出，唐代室内空间布局始终以礼制为核心，轴线对称为典型特征[7]。厅堂居于主轴，次要空间分列两侧，形成秩序井然的礼制格局；从大门、庭院至前厅、正堂乃至内室，空间序列由外而内、由公共至私密层层深入，强化建筑的节奏感与仪式性。尺度处理上，唐代崇尚“宅小人多”的“五虚五实”观念，避免空旷，空间尺度紧凑且贴近人体，兼顾实用与人文关怀；随着垂足而坐的普及，高型家具与室内净高相互调适，进一步提升了布局的人性化与舒适性。

唐代室内极少用固定墙体进行分隔，仅部分区域使用木质隔墙，大多通过屏风、帷幔等可移动陈设实现空间灵活划分与意境转换。感觉相关研究大致可以总结出，屏具的运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设于使用者身后作为依托与背景，既形成半私密区域，又凸显主人地位与向心性；二是用于划分空间、引导人流或遮蔽视线，凭借可移动性随时调整空间格局；三是与床榻、几案等家具组合，通过高低体量搭配丰富层次感[8]。轻柔的帷帐与纱幔进一步柔化空间边界，在保持整体连通的同时，实现私密与公共空间的分割，这种“虚实相生”的手法，让室内气韵流动，充满灵动的生活气息。

空间情境营造还延伸至多感官协同体验。唐代贵族追求“芳香盈室”，常于墙面泥灰中掺入名贵香料令墙面持续散发幽香。《开元天宝遗事》便记载杨国忠用沉香、檀香为材，以麝香、乳香和泥饰墙的事例。除了在墙上涂抹带有香气的泥灰以外，室内焚香习俗也很普遍，香气成为空间氛围的无形媒介。触觉上，室内广泛运用天然材料，石材的凉爽、木材(常施生漆)的温润与织物的柔软相辅相成，形成丰富有温度的触感[9]。这些嗅觉与触觉元素，结合视觉体验，强化空间质感层次，共同塑造出唐代室内恢宏又亲近人性的整体情境。

2.3. 意——社会背景下唐代室内装饰的精神内涵

唐代室内装饰的“意”是其艺术灵魂，深刻映射出盛唐时期的精神气象、哲学观念与生活理想。其精神内涵首先体现为恢弘自信的时代气象。唐代美学的哲学基础可概括为“圆”，追求大圆之美、中和之美，这与唐代大一统的局面密切相关[10]。其次无论是严谨对称的空间格局，还是浓烈对比的色彩与繁复精巧的工艺，都非单纯炫耀，而是唐代国力强盛、文化自信的外在体现，这种风格兼顾庄重大气与实用装饰的统一，展现出深入时代的审美自信。

其次，“意”蕴含着开放包容与创新精神。唐代装饰积极融合西域、波斯等外来元素，将联珠纹、对兽纹与中原卷草、云气纹样重组，创造出陵阳公样等“大唐样式”，正是唐代文化包容的体现。从对于唐代家具陈设的研究中发现，唐代室内装饰创新源于胡汉交融、丝路交流，工匠对于外来元素的汉化改造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转化能力，这体现了唐代兼收并蓄的能力与创造从容。

此外，唐代装饰还寄托着对自然生命的礼赞与诗意生活的追求。藻井层叠结构象征天宇秩序，莲花、宝相花等植物纹样反映对自然生机的向往，植物纹样的广泛应用彰显了唐人对自然的向往，是唐人热爱自然、礼赞生命的具象表达。装饰注重虚实留白，文人雅士喜在素壁题诗，将空间化为情感载体。这展现出唐人追求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相统一的生活美学，以及热爱生活、注重情感体验的人生态度。综上，唐代室内装饰的“意”，归根结底是一种在盛世中绽放的时代精神、在融合中诞生的创造精神，以及在生活中沉淀的哲学与诗情[11]。

3. 唐代室内装饰美学在现代中式餐饮空间装饰设计的转译策略

结合唐代室内装饰“形、境、意”三层解读与三家西安本地中式风格的餐厅案例，笔者提炼其在现代中式餐饮空间的转译策略。为实现从“形似”到“神似”的创造性转化，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具有递进关系的四步转译操作框架：第一步为“文化精神解读”，即透过历史文献与实物，把握唐代室内装饰背后的社会观念、美学原则与生活哲学；第二步为“核心意象提取”，从“形”“境”“意”三个维度中提炼出可供当代设计转化的关键要素，如特定造型逻辑、空间组织手法或精神主题；第三步为“设计原则确立”，将提取的意象转化为可指导具体设计决策的原则，例如“高饱和对比色的克制使用”“屏隔方式的现代等效替代”等；第四步为“现代手法转化”，运用当代材料、技术与空间语言，将设计原则落实为具体的设计操作。下文将结合案例逐一阐释各步骤的实现方式。这不是完全的仿古，而是中国传统装饰美学的传承与创新，也是餐饮空间差异化路径[12]。

3.1. 从物质载体到现代设计语境

唐代装饰的“形”所体现的物质性、视觉性与工艺性，现代转译的核心在于对传统造型、纹样、色彩等进行抽象提炼与符号转化，使其脱离特定的历史物件形态，演变为一套可被识别、可被组合的当代设计基本语汇。这对应于四步框架中的“核心意象提取”与“现代手法转化”阶段。

如唐代许多装饰都具有流畅圆润的造型、饱满且对比度强的色彩、精美奢华的工艺。对应到西安云顶伍拾柒餐厅[1](以下简称“云顶餐厅”)中的家具造型中来看，椅子具有线条转折圆润以及造型简练的特点，与唐代家具陈设的造型特点不谋而合。以餐厅所使用的餐椅为例，其靠背与座面衔接处的弧形曲度，可在西安地区唐墓壁画(如韦浩墓)所绘月牙凳的腿足曲线中找到相似的视觉逻辑，二者均以饱满的弧线构成稳定而舒展的支撑结构，可见设计师从造型的底层结构上对唐代家具进行了提取，而非仅停留于表面纹饰的挪用[13]。

同时，餐厅中大面积运用饱和度较高的红色和青绿色，这种配色方案在唐代敦煌壁画中的建筑彩绘以及传世绢画(如《宫乐图》)中均有对应，大胆的色彩对比彰显自信张扬的气质。而素色的走廊则是刻意留白，上面绘制的远山图案可能是效仿唐代在白色的墙上题字的特点。其次，西安新荣记荣轩餐厅[2](以下简称“荣轩餐厅”)直接借鉴了唐代象征富贵的牡丹花纹样，将其作为墙面壁纸图案与隔断的镂空纹饰，但设计师对牡丹纹进行了扁平化与几何化处理，弱化了其写实厚度而强调了线条的秩序感，使之既保留传统寓意，又与当代空间的简约调性相融合，使传统寓意在当代空间中得以延续。

[1]西安云顶伍拾柒餐厅是庄子玉工作室的作品，项目位于西安市最高建筑(绿地中心)的顶层营业空间，面积为 1536 平方米的中餐厅。
[2]西安新荣记荣轩餐厅是由 CCD 香港郑中设计事务所设计，位于西安市 W 酒店三楼。

综上所述，“形”的现代转译并非对历史元素的照搬，而是一种基于理解的设计语言重构。在操作层面，可遵循“提取－简化－重组－再语境化”的步骤：首先从唐代装饰中识别具有标识性的造型或纹样特征，其次剔除其过度繁复的工艺细节以适应当代审美，再次将简化后的形式与现代空间的功能构件(如隔断、家具、灯具)进行结合，最后通过材质与尺度的调整使其融入整体空间氛围。这一过程将唐代装饰的视觉符号与造型逻辑，转化为既承载历史记忆、又符合当代审美与功能需求的现代空间要素，从而实现传统美学在当代设计系统中的有机再生。

3.2. 从空间情境到当代氛围

唐代室内空间的“境”所强调的是秩序与流动、尺度与体验、多感协同。现代转译着重于运用当代设计手法，重新组织空间序列、划分方式与感官刺激，以营造具有唐代美学特质的整体氛围与沉浸式体验。这对应于四步框架中“设计原则确立”与“现代手法转化”的协同作用。相较于唐代装饰的“形”，是一种更加注重整体感受的营造层面。

所选案例中的云顶餐厅的室内布局疏密有度，有亲近人体尺度，稍微紧凑的开放就餐区，也有较大的包间。但大部分区域的空间尺度都比较符合唐代“宅小人多”的传统，空间看起来饱满热闹。从平面图来看，开放就餐区的餐桌间距控制在 1.2 至 1.5 米之间，这一尺度与唐代“五虚五实”观念中避免空旷、注重人气聚集的原则相呼应，使食客在用餐时能感受到邻近餐桌的活络氛围，而又不失各自领域的私密感[14]。从平面图来看，整体的空间以入口处为轴线，左右相对称，包间在靠里面较私密的位置，秩序井然。室内隔断多用半透明材质，起到类似唐代屏具的作用。例如入口处的半透明亚克力锥形装饰，在灯光照射下呈现朦胧的透光效果，其功能等效于唐代屏风的“障目”与“引导”作用——既阻隔了入口处向内的直接视线，又通过隐约透出的光影暗示了内部空间的存在，以当代材质实现了唐代屏具“虚实相生”的空间处理手法。在除了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体验上，荣轩餐厅更为丰富，首先是纹样丰富的地毯，柔和了其他硬朗材质，还能起到静音的作用。锤纹玻璃、摇曳的壁炉火光等共同构成一个沉浸而有氛围的就餐环境。

“境”的转译是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空间营造策略。其设计原则可概括为三点：一是“尺度紧凑而层次有序”，通过控制空间的开合与递进关系营造节奏感；二是“隔而不断、虚实相生”，运用现代隔断材料实现唐代屏帷式的灵活划分；三是“多感官协同”，将视觉、触觉、听觉乃至嗅觉纳入整体氛围设计。它继承并发展了唐代对空间秩序、层次流动与多感官融合的智慧，运用现代材料、技术与设计语汇，重构出符合当代餐饮行为与社交需求的沉浸式场景。这种转译使空间不再仅是视觉的背景，而成为可被身体感知、可被情感浸入的“情境场”，让使用者在意境流转中获得超越日常的体验深度。

3.3. 从精神内涵到文化精神的共鸣

唐代装饰的“意”所承载的时代精神、开放包容与诗意生活追求，这是转译的最高层次。其目标在于超越形式的模仿。这一阶段对应四步框架中的“文化精神解读”——设计师需将唐代文化精神内化为空间的故事线索与情感触点，而非仅作为附加说明的文字标签。通过对唐代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将其转化为空间的故事线、情感触点与价值主张，仔细品味便会体验到其中的文化内涵，引发当代消费者的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

其中云顶餐厅开放就餐区的吊顶金属网格，在灯光下映照出的形象犹如街道纵横的城市肌理，设计师在方案阐述中将其明确指向对“夜间长安城灯火通明”这一历史意象的当代转译，直接唤起了对盛唐恢弘气象与繁荣生活的精神向往。大包间的圆形金属吊顶层层叠叠，既像莲花花瓣层层展开，又像藻井。这种形式不仅是对唐代天花装饰的抽象化表达，更意在传递藻井结构所承载的“天宇秩序”与“自然礼

赞”的精神内核——金属材质的冷峻光泽与层层递进的圆形结构形成向上的视觉延伸，引导食客在用餐过程中产生超越日常的时空联想。此外莱安五号餐厅[3]首阳包间的墙面，运用定制石膏肌理塑造出“丝带”般的飘逸纹理。这隐喻唐代丝绸之路，象征着那个时代空前开放、文化交流鼎盛的社会风气。

4. 结论

总结而言，成功的转译是一个从“形”的提取重构，到“境”的系统营造，最终抵达“意”的精神共鸣的递进过程。贯穿这一过程的是四步框架中的“文化精神解读”与“设计原则确立”：前者保证转译的方向不偏离唐代美学的核心价值，后者确保每一步转化都有可依循的操作准则。它要求设计师不仅熟知唐代装饰的表象特征，更能穿透历史，把握其背后的美学原则与文化内核，并以创新的、当代的、充满设计自觉的设计语言将其重新讲述，最终创造出既根植于传统、又鲜活于当下的中式餐饮空间。

参考文献

[1] 詹秦川, 朱佩玉, 赵洋. 唐代古塔设计因子在家具装饰图案中的应用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1(11): 27-31.

[2] 熊隽. 唐代家具及其文化价值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3] 杜璎. 唐代住宅室内陈设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湖北工业大学, 2020.

[4] 戎莉. 唐代室内空间营造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15.

[5] 宿白. 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J]. 考古学报, 1982(2): 137-154.

[6] 朱凯丽. 唐代屏具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22.

[7] 王秀秀, 董智斌. 虚实相生, 雅奢共融——唐代室内设计的美学探析[C]//西安科技大学. 2024 年设计历史与文献研究学术论坛论文集. 西安: 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2024: 98-106.

[8] 王明居. 唐代美学简论[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3): 382-388.

[9] 姜中华, 夏乾龙, 钟安华, 等. 基于敦煌石窟唐代装饰色彩风格的服饰纹样智动配色方法[J]. 服装学报, 2025, 10(5): 403-411, 416.

[10] 高珂, 邓富泉. 唐代香器装饰纹样的视觉设计探究——以皮质女包为例[J]. 皮革科学与工程, 2025, 35(2): 81-87.

[11] 姚健, 于绮格.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的勾阑形制与装饰[J]. 美术, 2023(11): 96-105.

[12] 高晏卿. 敦煌莫高窟唐代装饰纹样探析以尊像头光宝相花中的对叶形纹样为例[J]. 中国宗教, 2023(7): 82-83.

[13] 韩楚彤, 贺阳. 唐代纺织品装饰纹样中“有翼神兽”的研究[J]. 丝绸, 2023, 60(6): 142-150.

[14] 刘维尚, 于蕊, 傅童, 等. 唐代女装纹样在家居装饰中的活化设计与应用研究[J]. 家具与室内装饰, 2022, 29(8): 68-73.

[3]西安莱安五号餐厅是 GID 国际设计师曾建龙的作品，位于西安市曲江新区。